

集部

椒邱文集卷二十九

明　何喬新　撰

神道碑

故榮禄大夫刑部尚書謚康僖陸公神道碑

刑部尚書省菴先生陸公以成化八年秋七月致仕歸四明家居十有七年為弘治二年公有疾是歲九月十有四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一寧波府以聞令天子嗟

悼命禮部考行易名賜謚康僖翰林院撰祭文下浙江布政司遣官諭祭其家府若縣助其襄事以歿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於鄞之西山桃源鄉之原啓夫人婁氏之竁合而窆焉嗣孫仁不敢違喪次從子鄉貢進士坡奉夏官郎中同邑洪公子經所述行狀至京請吏部左侍郎彭公鳳儀銘其墓右侍郎雲間張公時敏為之傳而以隧道之碑屬喬新蓋三人皆公故吏也喬新辭曰康僖公朝之耆德宜得當世有德有言者銘非小子所能

稱披泣而言曰子先公所器重且知先公行治最詳敢固請裔新不獲辭乃叙而銘之公諱瑜字廷玉姓陸氏本顓頊之子陸終之後代有顯者宣公贄以文學謀猷相唐中葉公實其裔也宋有諱升之者提舉兩浙鹽課徙居慈谿歷五世至諱元者又徙鄞之月湖西里公之高祖也故今為鄞人曾祖諱義元台州千户祖諱睿考諱應吉再世不仕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母陳氏繼母黄氏皆贈夫人公生於永樂己丑八月晦聰

悟夙成稍長從鄉先生孫尚珩習舉子業有聲場屋弱冠登進士第奉使湖南徵發海艘水手柁工率禮慎法無毫髮詿吏議丁繼母憂服闋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時郎中仲閔為之長知公為偉器每舉洪武永樂間法比沿革告公且曰子他日必大用不可不知國朝舊典也故公於律例條格究心焉及公大用每舉仲君之言戒勵屬官差盤內帑貨幣勾較精密中官無敢欺隱者遷廣西司員外郎正統九年歲旱英宗皇帝慮天下獄多

寃勅公往淮揚蘇松等十七郡審錄繫囚公糸錯訊鞫務求其情廬州大家僦匠構居室供饋甚薄匠恨之以里諺有丁倒户絶之語乃以丁挿蒜瓣中置於梁間主翁得之執匠訟於府府坐魘魅當死公言律法造魅符書呪詛者以謀殺論挿釘蒜中非符書亦無呪詛法不當死坐匠他比其平反多此類諸郡繫囚得釋者三百餘人改從輕比者又千餘人大司寇金公語寮屬曰陸員外克體朝廷欽恤之意矣遷貴州司郎中丁資政公

憂服闋改四川司郎中景泰三年陞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齊魯荐飢貧民相率持杖發巨室廪粟前使坐以强刦當死者三十六人公曰民苦飢攘粟以延殘喘耳改坐白晝搶奪而三十六人皆不死河決張秋朝命僉都御史徐公有貞塞之徐公諉公督其役時工匠集者數萬公為設方畧編荆為筐實以土石沉而築之水患遂息尋轉左布政使天順二年冬以李文達公薦徵拜刑部尚書及廷謝英廟見公奏對洪暢進退雍容語左

右曰刑部得人矣公久居法曹練達國家典故凡有大
獄屬官不能决者質於公則曰某時某所犯類此退索
故牘閱之年時無少差者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
威宏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其弟健謀反事下達鞫之
達煆煉以為反狀已具奏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
敢異論公獨言其寃達怒語侵公公曰法司所執者祖
宗之法耳吾何敢捨所執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不
從譖公欲出反者上知公無他曰彼欲重慎耳及奏上

誅止𣓫兄弟而免其妻子曹欽反武夫希功者執其佃人送官以為逆黨凡數千人公從容語都憲李公曰欽之反起於倉猝佃人相去或數百里安得與謀公奈何使數千人無辜而死并籍其家耶李公以為然於是佃人皆不坐上素重公或獵近郊或遊上苑輒名公從行禮遇優渥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與羣卿侍講有白金文綺之賜成化三年夏尚書九載滿上疏乞致仕上曰卿才識老成朕方倚任所辭不允復任五年忽感風疾

甚劇上遣中使臨問御醫療疾賜以酒米食物疾少間
復乞致仕上不允特免朝叅仍理部事越兩月疾復作
又上疏懇求謝事上乃許之辭之日賜寳鈔千貫公抵
家以泉石詩酒自娯别號鑑湖後逸聖慈仁壽太后徽
號禮成推恩致仕之老進公階榮禄大夫榮禄階一品
非奉特旨不授公所被蓋殊恩也惟公端亮而有容寛
裕而有制覲其容止醖藉進趨安雅知其為有徳者也
為刑部尚書十有五年其明習法令如漢薛宣而無煩

碎之失其練達典章如漢胡廣而無與世浮沉之譏其
能斷大事如唐姚崇而挾數獻諛有不為也屬官賢者
禮之如賓友其險且暴者馭之甚嚴及其改過則坦懷
待之不追咎其既往人以是德之門達素與公不合及
達敗言者欲寘之死李文達訪公公曰達典制獄任情
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文達然之
達卒得不死都御史寇深暴戾自用每會審罪囚强辨
巧詆衆無敢違者公徐一言據理正罪深不覺自詘先

娶王氏贈夫人後娶婁氏封夫人皆先公卒側室李氏
潘氏一子垵國子生早卒無子以從孫仁爲嗣女一適
同邑袁孟懿尚寶卿宗徹之孫也所著有笑苑秋臺稿
藏於家初先冢宰爲刑部侍郎公與廬陵蕭文昭公皆
爲先公所敬愛曰廟堂之器也其後公爲刑部尚書文
昭爲南京刑部尚書世以先公爲知人銘曰
昔在英皇治底丕平眷求哲人式典祥刑哲人伊誰惟
康僖公有學有文有德有容始官郎署克著茂績繼典

東藩賢聲孔赫皇曰汝來作朕士師惟茲臣庶汝其于治公拜受命克明克恭弼教棐彝俾協於中孰疑不辨孰冤不直彼暴且傲公以柔克憲考嗣服率謀從德祇述天休繄公之績公曰老矣乞臣之骸惟聖眷留久乃許歸公雖歸休恩眷不忘一品之階即命於鄉壽登八旬為國黃耇逝從二聖陟降左右公則逝矣悠悠我思欲考公德眎此穹碑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

太保朱公神道碑

成化二十有一年夏六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以疾不能朝憲宗皇帝命太醫視疾中使賜酒米撫慰甚厚秋七月十有二日公卒於時雍坊之第事聞上嗟悼詔贈公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又命中使賜楮幣萬緡為喪費給驛舟歸其柩於家有司為治葬事自聞喪至窆皆遣官諭祭明年冬十有二月某日葬公於其鄉高坡之陽卒後四年公之子守蒙奉今南京禮部尚

書黎公所述行狀詣予拜且泣曰先公之歿荷先帝寵
光哀榮兼至矣惟是隧道之碑未有文懼無以昭示於
後知先公者莫如先生敢泣血以請蓋公布政福建時
予方佐閩臺及公典憲內臺予亦入佐秋官辱公知愛
最深誼不可辭乃敘次而銘之按狀公諱英字時傑郴
之桂陽人也曽祖希尹隱居不仕號竹園處士祖攀麟
廣西陽朔主簿考思諫亦不仕及公貴祖若考贈資政
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妣胡氏贈夫人公少孤母夫人

鞠而教之稍長遣入邑庠為弟子員克自砥礪有學有
文登正統乙丑進士第大司馬鄺忠肅公深加器重曰
吾鄉老成凋謝殆盡負重致遠者吾於子有望矣擢監
察御史激揚有聲十四年處州賊葉宗留反其黨周明
松等四出剽掠朝廷慮其與閩寇合遣公與中官分守
要地公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又以計生致明
松等數人械於慶元誅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
刦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公不可即令所司誅明松等

尸於市賊聞之逡廵遁公乃募壯勇據阨塞遠斥堠民賴以安賊平還京都督汪全以戚畹之貴縱家人奪民田公與諸御史劾之景皇帝責全而歸其田於民中官姚廣單增怙寵恣横公又率同列劾之皆抵罪會有獻議易皇儲者召羣臣入議公與給事中林公季聰上書力陳不可由是忤執政意俄有詔風憲官被告訐者皆外補公上章極論其非執政益忌之尋遷廣東布政司叅議嶺南寇亂之後閭巷蕭然公撫凋瘵招流亡寛徵

斂理寃滯民用蘇息奸民避役者率投司府為隷卒主者納其賂而庇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亦七八十人公痛革之怨毀不恤也又立均徭之法等其貲產厚薄以輕重其役吏民稱便峒蠻為亂公撫之不聽乃進兵勦之其黨棄賊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誅之公力持不可誅首惡數人而已英宗皇帝既復辟凡謫易黜者皆得優賞公嘗至京林公已遷都憲語公盍自陳吾為之証公曰向日之言吾職耳豈覬後福耶卒不自言君子韙

之都憲葉公與中巡撫兩廣其治法征謀與凡興革予奪之宜多諮於公兩廣合兵勦賊葉公屬公督察奸弊先是叅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虜掠馳至廉横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屠戮殆盡至是又欲并進城等鄉屠之以為功公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葉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之慘又有告廣州半湖堡民謀亂議者欲遣兵屠之公知其冤又力爭以免潮賊羅留寧等寇掠郡縣公奉臺檄討之官軍執脅從者

欲盡戮之公曰良民也諭而遣之又別置營以處被掠女婦兵罷訪其家歸之蓋公屢破劇盜誅止其魁脅從賴以全活者不啻萬人巡撫上其功遷本司右參政且賜綵段寶鏹丁母夫人憂解官歸居廬三年恒蔬食一日偕親族省墓渡溪有巨魚躍入舟因取以薦人謂孝誠所感服闋改陝西參政固源熟羌滿四反朝命都憲項公忠率兵討之項公檄公督饋餉凡用兵方畧悉以訪公暨賊平公之謀畫居多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

使福建八郡歲輸大青大綠非土所產常厚價買諸他省吏並緣為奸青綠一斤至科銀十餘兩公減其三之二擇屬官廉能者總收之買以輸官民免科斂提督市舶中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藩臬公力辭不能卻乃受而輸於官八年遷陜西左布政使十年春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廵撫甘肅公首陳安邊十事大槩欲練兵積粮興屯田柔諸番皆切於時務又陳十事如徙諸戎簡貢獻謹烽燧防間諜亦常慮所未及又遷拔偏裨

授以閫職如王璽劉晟後皆為名將上以兩廣久困於兵命公總督軍務兼理巡撫兩廣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成其私公深知其弊下令撫緝猺獠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諸峝民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黨田州知府岑溥與其叔恩平知州欽内屬久有頭目黃明者烝溥祖母而離間其叔姪刼衆以叛總帥請用兵公曰何事於兵吾將使岑氏送其首耳乃遣間使密諭欽誅

明以雪家門之恥欽感泣遂斬明父子傳首軍門他如天河荔浦潯灕間皆巨盜巢穴莫不畏服乞供職貢事聞上賜勅褒諭陞右都御史食從一品俸交趾侵老撾連歲戰爭衆疑其謀入寇勅詢公處之之宜公奏曰交趾蕞爾小國不過與老撾爭地耳遣使諭之彼當悔悟不可輕用兵上用公言交人感愧上表謝罪且貢方物兵部尚書缺廷臣薦公補之上以兩廣民夷方安公政不果用公居兩廣幾十年上念公久勞於外乃召入掌

臺事公又懇辭上曰卿才識老成練達有年宜勉副委任乃就職未幾六載考績上遣中使賜公羊酒寶鏹尋加太子少保會有星變詔求直言公首陳八事多人所不敢言者上皆納用及公有疾予適奉勑賑飢晉陽公聞予遣使奏事召至寢室手書勉予大畧謂民飢盜起可憂賢者所當努力無一語及私時公病已亟字半不成越二日而公歿嗚呼豈非所謂忠愛之心斃而後已者耶公平生好學政暇手不釋卷所著有澹菴紀年誠

菴奏議認真子集凡若干卷娶胡氏封夫人子男五曰守孚刑部郎中曰守頤曰守謙曰守蒙鄉貢進士曰守貴縣學生女四千戶葛勉冠帶義民宋志淵縣學生歐守雄其壻也一蚤卒孫男十四玭瓏皆國子生瑯珙瑭璋皆縣學生璐珷瑤璵璠珣瑞瓛皆未仕孫女五嗚呼公有宏裕之度有通敏之才有剛介之操莅官所至皆有赫赫聲至於誅剪羣兇而全活脅從者以萬計人尤以為難惜夫宦轍所歷多在外服不克究其用晚始還

朝而公已老矣然觀其所就非所謂名世者耶予旣論次其事系之以銘曰

於昭皇明克配于天天維純佑賚以忠賢粤若朱公維邦之傑出入臺省有勞有烈爰初筮仕憲度是司儲宫之議抗言靡随乃參名藩敷德釐政蘇枯雄强小大胥慶乃都方伯政尚中和盜遁奸革黎民頌歌逖彼河西外控戎羌節鉞往莅相率來王嶺海之陬蛋獠攸聚畏威懐德稽首承叙帝曰來歸掌我邦紀嘉謀嘉猷用弼

我理立朝謇謇帝方倚毗胡不黄耇天遽奪之寵禄光大世則多有孰克如公哀榮終始髙陂之原桓楹峩峩石可泐也公名不磨

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魯公神道碑

弘治四年春正月十有五日刑部左侍郎魯公以疾卒於家吉安府以聞聖天子嗟悼特命江西布政司參議李魁諭祭工部主事張瑺營葬費皆官給時公致仕十有八年矣公之子夔奉翰林侍講劉君景光所述公行

狀請予銘其神道之碑適予致仕將南歸謝曰公未葬
也姑俟葬而圖之六年春正月六日夔等葬公於縣南
小馬坑之原夔既釋服又詣予家中申前請乃叙而銘
之公諱暈字時升世居泰和之上模曽祖德榮賢而遜
世祖存吾考忠良再世不仕而以德義聞俱以公貴贈
刑部左侍郎妣劉氏繼母郭氏俱贈淑人公幼頴敏嗜
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稍長習舉子業援筆數千百言
立就鄉閭爭延請為塾師宣德壬子以書經中江西鄉

試明年會試中第二名廷對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工部
奉部檄往陜西治永興王葬事規畫有方事竣如期藩
臬故舊餽遺悉拒不受歸謁少師楊文貞公文貞知公
拒餽事大加奬慰除刑部山西司主事公治獄證逮訊
鞫務求其情老於法家者自以為不及丁父憂去服闋
改刑部浙江司正統七年海寇作亂沿海衛所多以無
備僨事英廟命戶部侍郎焦公往飭兵備焦公奏以公
從行凡將士有罪者悉屬公治之而守戰方畧一惟公

言是用及還焦公語朝士大夫曰魯主事有猷有為可
大用也文貞公聞焦公言亟欲薦擢會薨不果九年陞
陝西司員外郎大司寇金公濂以諸司奏牘浩穰命公
典之獄有關權貴者諸司或踢蹐不敢治金公常以屬
公公無所左右一斷以法由是賢聲益著秦府誣奏巡
撫都御史陳億敏公私於樂婦朝論疑駭公逮樂人治
之立得其情遂劾奏者妄而白億敏之誣尋陞湖廣司
郎中時有例方面有缺命大臣各舉所知先公時為吏

部侍郎素知公賢遂以公薦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廣西租賦多逋徵督苛急民不堪弌伍逃亡而冒支糧餉如故公乃稽逋租之籍諭令漸輸戎伍實數停其冒給繇是邊儲漸充思明土官知府黃鋐與都指揮黃鋐族兄弟也鋐殺鋐父子詐言為盜所殺獄久不決公奉臺檄會勘鋐以黃金二十斤賄公請緩其獄公拒不納具奏其罪會鋐以陰謀得脫且徵用之衆為公危公自若也太平府與交趾鄰永樂中運鹽以餉征交之師及兵

罷鹽留太平者歲撥民丁看守民苦之公曰樹已生於
鹽倉消耗多矣奈何猶累守者耶具奏以鹽折俸而罷
遣守者民皆歡呼丁郭淑人憂去服闋改河南時清軍
御史務多得軍以補伍公與共事歎曰兵民異籍豈可
誣也有可辨者輒為辨之會言事者謂天下多寃獄請
委官審辨河南以屬公精察詳審多所平反英廟復辟
公來朝因言每歲兌軍糧運至臨清倉復出兌軍出納
多弊乞改水次交兌為便上允所請至今行之南陽諸

縣多流民衆議一切驅逐人情洶洶公曰彼不過避役耳急之且變生遂與巡撫協謀止之衆乃安天順五年陞山東右布政使所居官署相傳有妖前任者不敢居公居之不疑既而妻子没於署衆因勸公他徙公曰死生命也妖何能為山東舊苦塞河之役又荐罹水旱公殫心賑恤凡河役所需多方區畫不以煩民曹州奸氓有指民新墾田為無糧者以獻戚畹部使者檄公丈量公曰舊令許民墾荒永為世業今欲丈量起科得無不

可乎部使者淚然之遂止成化元年轉河南布政使河
南人皆喜曰吾父母來矣荆襄盜起公念朝廷出師征
討必道河南預命郡縣儲糧餉具芻兵至給之民以
不擾歲飢民缺食而賞軍需銀數萬兩公私無所措公
會計開封倉糧甚多乃出官粮百餘萬石平價糶之飢
民賴以濟而軍賞亦無缺四年陞刑部左侍郎仍給從
二品俸明年憲廟命公巡視浙江許便宜行事公徧歷
郡縣問民疾苦考吏治得失庶官以不職黜者數百人

皆以為當所旌異者如何宜李嗣阮勤劉喬等後皆為名臣省重役減官租謫奸吏禁刁訟局匠死絕者減其歲造之額銀場礦絕者停其歲輸之課官司冗濫者革之巡徼當設者增之民皆稱便踰年乃歸中貴怙寵殺人事覺公具奏逮治奏上不報衆為公危之越三日奏下卒從公請部臺科道皆吐舌以為難九年公自陳老疾懇乞致仕上念公實多病許之及辭特命光禄寺賜宴公既抵家絕迹不至城府每風日清美徜徉泉石間

歌詠以自適廵按藩臬議歲撥皂隷四名送公家供役公辭不受會有詔文臣致仕者五品以上進一階廉且貧者給半俸有司以告公奉例進階資善大夫卒辭俸及得微疾子孫侍者覺稍異問所苦公笑曰吾今日得正而斃矣誦曾子啓手啓足之言溘然而逝元配蕭氏封宜人贈淑人繼室亦蕭氏次室髙氏子男四曰莊六合縣學訓導曰慈蚤卒曰夔縣學生曰蓋未仕女二長適陳琪次適蕭乃匡孫男五長慶福建布政司都事次

曆縣學生次序次磨次廣女三曾孫男六南同同岡甫女一玄孫男二戩戡女一嗚呼公廉慎君子也清癯若不勝衣及其有所執萬夫莫奪不可以禍福動也自入仕以恬退自守深恥奔競為郎中時或語以一造大臣門公卿可立致公笑而不應其執法未嘗少徇或謂非保身保家之道公曰吾所知者法耳他非所恤也公之位不滿其德故施於用者不盡所藴然所謂古之大臣者公無愧焉公别號省軒晚更號龍坡居士所著有龍

坡集系之以銘曰

維公先世肇邦於鄗迨其季葉去邑爲曾子孫南遷丕顯亦世實生名卿卓哉偉器爰初幼學道藝是勤發爲文章纚籍彬彬迺領鄉書迺登高第羽儀曹官属鵷鳩氏民有不穀自罹於刑公心仁恤惟求其生迺佐名藩遂都方伯邕桂汳齊咸濡沛澤皇有恩命俾佐士師不縱不苛嬈美皐夷寵眷方隆遽求謝事從容嘯咏文水之涘嗟時大臣有卿有公哀榮之典孰與公同昌克承

茲亦惟公德其德伊何廉惠正直遂道如砥穹碑峩峩
清風懿行百世不磨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高公神道碑

成化二十一年秋九月十有九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高公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聞憲宗皇帝遣江西布政司
叅議林同以牲幣諭祭焉公卒之三年為弘治元年太
子太保兼兵部尚書余公請於朝謂公居官以廉慎稱
且有平閩寇功宜命有司為治葬事令天子允其請特

命有司治其塋域於縣之某山之原公之子鵬卜以是歲某月某日葬既詣闕頓首謝乃捧監察御史鄭君惟桓所述公行狀詣予拜且泣求銘公隧道之碑葢以予與公同薦於鄉同官於朝而鵬又嘗從學子弟喬壽知公最深故也予辭不獲乃叙而銘之公諱明字上達世家信之貴溪其先有諱仁者仕唐為福建觀察使寔公遠祖諱觀仕宋為國子學録以道學鳴作桐源書院以淑其徒曽祖諱元杰祖諱則銘再世不仕皆以端厚稱

父諱吉昌以公貴累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鄒氏累封恭人公自幼以孝聞年十三恭人病甚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刲股肉投粥中恭人食之頓愈稍長補邑庠生篤學不勸為文以理為本不為浮豔之辭景泰庚午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試政都察院未幾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彭城李芍等苦官吏貪暴訟於朝事下御史臺時越訴者例謫戍邊公奏曰謫戍之例為妄訴者設芍等訴不誣法當杖康定皇帝從之因

著爲令村民趙釗等爲訞言吏欲居功執其黨數十人

誣以謀反獄上公曰此愚民處以訞言足矣又致其反

何刻也由是其家屬皆獲免巡按河南熙汙暴誅兇頑

風聲凜然郡縣究獄吏不能讞者悉爲辨之黄河南徙

民耕其填淤者畝收數斛吏議使民計畝輸税公不可

曰河徙不常異日平陸復爲巨浸耕者何以供税議者

乃止及還朝適邊報沓至公奉勅督邊餉人皆趦令靡

後期者都御史寇深剛愎自用屬官少當其意者尤忌

江右人獨於公敬愛無斁凡大獄大政惟公言是聽章疏當上者俾公具草焉英宗皇帝既復位天下藩臬郡縣百司來朝監察御史趙銘等劾其罪而彈文出於公上怒其觸諱命中官詰草奏者衆懼莫敢對公毅然曰彈文實出明手銘等無與中官入白之上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忠國公石亨以擅權得罪言者劾其不軌上命公與錦衣衛指揮門達籍其家公語達曰亨非有反謀其僮僕不當從坐達然之遂同以實聞得免者

四十餘人尋陞大理寺丞凡獄情矜疑者參錯訊鞫多所平反憲宗皇帝嗣位遷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時南臺以去輦轂遠憲度稍隳而百司亦多自恣公振風紀明法令痛斥庶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會淫雨彌月公上章言此皆陽微陰盛之徵宜修德以回天意上嘉納之㠶民販私鹽者縱横江上商旋幾絕勅公勦之公遣南臺御史顧以山戴琥往捕授以方畧擒賊首九百餘人長江以清行舟無阻公念二親老連章乞致仕未允

又三疏乞終養上乃許之居無何二親相繼逝執喪哀毀幾不能生戊戌上杭盜起兇燄日熾詔起公於家改左僉都御史賜勅許以便宜從事公力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不服乃遣兵搗其巢穴殲其渠魁撫其脅從又以上杭之溪南里實盜淵藪乃析為永定縣以統鞏之於是汀漳之間晏然公以寇平又上章乞歸上憫公久勞瘴鄉乃許謝事既歸絶口不談官府事惟與子弟及縣之俊秀講論經史而已給事中虞瑶太學

生袁慶祥等皆上章乞起公用之然當道多與公不合
者故卒不用公生於永樂壬寅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其
卒得年六十有四娶徐氏初封孺人再封恭人側室吳
氏子男三長鸞蚤夭次即鵬邑庠生李曰鴻女四適張
留墳周佩珩宗室輔國將軍宸淜其一則適御史惟桓
即狀公行者惟桓蚤從公學故公以女妻焉所著詩文
散軼惟終養錄征閩錄安宅錄傳於家初公奏乞歸養
曰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三宜退故自號三宜

及自閩歸語人曰國家有事宜再起事已宜再退更號五宜臨殁索筆大書曰平生無一事欺天至死全百骸歸地命鵬揭於柩前嗚呼公之為人兩言盡之矣銘曰於赫高氏維信閩家爰初學録樹德振華顯允中丞克紹厥祉允哲允文秉時奮起乃擢御史玉斧鉄冠風節矯矯嚴而不殘乃丞大理平反庶戮漢有張于公繼其躅乃陟南臺憲度是宣雜荒獮獷畿甸肅然函封丞上曰有老親俾歸終養繄帝之仁閩有狂猘狺狺吠噬帝

命起公俾往督制威以戢虓信以招攜曾不踰時羣醜以夷功成不居返我初服勇退之節士論攸屬謂公未老尚其起之胡茲長逝奄莫予追嗟嗟中丞位不滿德考其行治惟時之則高墳巋然信溪之濱勒詞穹碑式昭後昆

椒邱文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饒錫光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卷三十

明　何喬新　撰

墓誌銘

明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陳先生墓誌銘

始余為秋官郎同官者幾七十人予獨愛郎中連江陳君廷儀之賢遂定交焉詢其鄉人則聞其父梅軒先生卓行姱節為鄉望人乃知廷儀之賢蓋得於庭訓也旣

而廷儀謝事歸養而予出佐閩臺每按部連江必訪廷儀因得拜先生其家目其貌耳其言益信先生為賢成化癸巳春正月己亥先生以疾終於正寢廷儀以書告予曰先君與子嘗有一日之雅今不幸棄諸孤幽堂之銘敢以諉子子不敢辭乃叙而銘之先生諱文亮字景明梅軒其别號也其先有諱夷實者家光之固始仕唐累官節度使封郡王子翺累封房國公廣明之亂房公從王審知入閩始家福唐至檢覆使懷榮又自福唐徙

連江曾祖諱遂祖諱子安父諱著皆不仕母賴氏先生在襁褓七閱月而孤賴矽躬守節字而教之七歲從鄉先生陳師中學穎敏過人年十有一賦述懷詩有奇語見者嗟異事母至孝承顔養志務得其歡心獲一美味必懷歸進其母不敢食母嘗有疾危甚醫罔功先生每夕泣禱北辰願減己年以益親壽又嘗糞以驗其苦甘已而果瘥人以為孝感正統己巳寇起沙尤鄉人多委其骨肉負貨寶而走先生獨負母登舟曰苟吾母安矣

貸財非所顧也母歿哀毁幾殞生葬祭一以朱子家禮從事性好學自經史諸子下至隂陽地理遁甲星卜句股之術靡不研究尤工於詩每與鄉之名士鄭時悦李景東等倡和於山霞水月之間其警句士林多傳誦焉俗産女必卜諸日者或言命乖即溺之先生憐之有來卜者則曰吉為推支干旺相以佐其說所全活甚衆先生以養親不仕訓諸子力學以無隕先業及廷儀登進士第擢刑部山東司主事詔封先生如其官廷儀遷奉

政大夫廣東司郎中又以其官階命先生再被命書褒寵備至而先生澹然居鄉益以謙慎自持或以横逆加之未嘗與校由是無賢不肖咸欽而愛之先生生於洪武辛巳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其卒凡得年七十有三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葬邑之光臨里臨槎山之原配林以子恩累封安人子三長宇清前先生十一年卒次鴻漸廷儀其字也年三十有九即謝事家居次慶源前先生四日卒孫男八長謙光為邑庠生次檝穀香楨稜和

補孫女七皆嫁士族嗚呼先生以孝事其親以學植其身以義方成其子可謂賢也已銘曰

隱以求志學匪為名清也如陵而有章緩之榮通也如放而無富貴之情惟義之蹈惟德之成槎山之陽有窽冥冥琢詞貞石永昭厥聲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慶字積善世家沔陽之景陵曾祖諱誠祖諱文旻皆隱居不仕而以長厚稱考諱旺以公貴贈奉政大夫

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姚楊氏贈宜人公明允淵塞得諸天賦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讀書綴文或竟日不越戶限同舍生或舞智欺之公一應以誠若不悟其欺者久之自愧服由是長者愛少者敬皆曰李生君子也以久次升南廱其持己接物如在邑庠時六館之士皆重之正統九年夏六月擢建昌府同知公在官視其民猶子治官政猶己私事同官督民賦者慮愆期為己累每歲十月輒督之期會嚴急民以為病公歎曰十月江南收

獲時也奈何遽責其輸賦耶乃下令曰賦當輸京者期臘月畢當留縣者期正月畢民聞令大喜輸者稟至罔敢後丁父憂去民挽留不得追送出境而後返服闋改南京户部浙江司郎中南都糧餉自兩浙輸者十之六同官以浙多巨室凡朱墨楮筆裀褥之事皆責輸者供之公既視事一切罷之輸者歡呼尋丁繼母憂去服闋改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南畿諸郡歲進表箋例送禮部轉以上聞奸吏需索百端或指摘點畫之訛以求賂

公悉禁絶吏縮手不敢動陞浙江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兩浙鹽利為他運司甲巨商豪賈投券者踵相躡於庭前此為運使者交通商賈富及僕隷公至官嚴簿書時出納絶請謁有持券請鹽者按歲月先後給之權貴請託皆謝絶不顧在官二年歲課三倍他使天順七年春公以老乞致仕歸至姑蘇疾作卒於舟是歲七月十九日也家人以其喪歸以十二月十八日葬於縣之方樂村諸葛嶺之原先娶蔣氏贈宜人繼娶莊氏封宜人一

子萬鈞後公二年卒女二嫁同邑魏絅王瑜孫男二曰漢曰清孫女三公與人交久而益篤聞其喪則為位哭之其居官廉俸祿所入多以賙宗族故舊之貧者日用不給則貰貸以繼之其為運使布衣蔬食處之澹然或識其處脂膏中不能自潤公自若也歷官幾二十年所居第宅茅屋數椽田園不增尺寸歿之日妻子無以為喪嗚呼賢哉初公佐郡時予為縣學生公禮遇甚厚公為儀部郎中而予為主客主事相得甚歡及予為湖廣

布政使則公歿且葬久矣清以莊宜人之葬來乞銘乃
敘而銘之其詞曰
漢江南滙古竟陵五華三澨儲精靈稟和孕秀為時英
雅度恢恢碩以宏出倅大郡子鮮惸入佐司徒均輸征
南宮典禮秉寅清鹺臺敷政廉且明滉晏未敢擅休聲
溘然化去乘雲軿蒿嶺有竁何寘寘我骴其迹誌玄扃
百世有考徵斯銘

灌縣令黄君愈明墓誌銘

嗚呼此吾亡友黄君愈明之墓愈明負奇氣恥脂韋婥婀慨然欲以功名自見每日誦曰為公卿而無稱不若為令長而有名其為灌縣令思自振拔尤卓卓有能聲然竟以誣構去抱憤而死悲夫愈明諱鑑世居廣昌之白水曽祖某祖某再世不仕考希古為邑庠生與先家宰友先公每稱其賢母揭氏愈明少卓犖不羣讀書務泛覽恥守章句年二十三補邑庠弟子員始從貴州按察司僉事李叔義讀春秋發為詞章明辨可喜屢赴鄉

試輒不利久之升南廱補上舍生南都賢士大夫皆樂與之游待選銓曹當路多知愈明者衆謂愈明必為好官得展其所藴及除灌縣令愈明頗不懌子解之曰子忘他日之言耶為百里宰得行所志矣胡為不懌耶愈明憮然曰吾過矣子言良是也即赴任灌劇縣頗號難理愈明誅奸吏鋤豪民數出猛政奸豪惴惴皆憑城社自庇愈明擊搏蒐薙無所忌朞月境内稱治家素富在官俸禄之外無分毫取於民上官皆稱其廉能叅政馬

公德良參議謝公維章僉事王公元哲尤重之待以殊禮凡政有他吏不能辦者一以屬愈明縣有憸民與倉官為奸盜軍儲以千計事覺藩臬二司皆檄愈明覈其實愈明鉤較按覆具得奸狀倉官懼以白金五十兩賂愈明斬少緩其獄愈明持不可封所賂送司倉官恨之誣愈明嘗以他事納己賂嗾其子訟於藩臬諸公素知愈明笞而遣之其子又訟於廵按御史御史受其狀諸公白御史曰黄知縣廉能吏寧有是耶御史疑未決會

御史有故人犯罪按察司寘諸法御史怒曰吾不能庇一故人潘臬顧欲庇所私黄知縣耶即逮愈明從卒治之鍛鍊成獄簿責愈明愈明不勝侵辱自誣服諸公知其寃密語之曰汝實無罪盍訴於朝迺如京師自陳寃狀事下都察院寢弗理愈明素剛益悲憤已而感疾乃歸就醫抵家而卒時成化七年六月四日也嗚呼可哀也已愈明初娶張氏再娶揭氏皆無子又娶張之女弟生三男二女男曰璿曰璣曰瑾女曰玉温嫁東園吴弁

曰玉潤嫁玉田揭濬成化九年正月乙巳其兄愈敬與璿等葬愈明於監南里之古源園既葬愈敬泣謂予曰吾弟與子游最久今不幸死矣願銘其墓以慰吾弟於地下予亦泣然乃為之銘曰

驥也畀之使守閭鶩也詆之以為烏天道之爽兮徒洒涕而疾呼相彼險詖兮享茲遐福正直是持兮顧罹於毒吾將問天兮天蒼蒼莫予告古園之源兮玄室冥冥予毋怨尤兮是安是寧欲白子心兮眎我之銘

義民曾君汝勵墓誌銘

嗚呼汝勵吾鄉之望也始予家食時汝勵與大村李君斯行白水黄君愈宣愈敬皆以富而好禮蔚為鄉望及予為河南憲使便道過家訪鄉之故舊則斯行汝勵皆已物故矣予悼耆老成人日漸殂謝後生不見長者之風悵然久之既而汝勵之子啓泣請於予曰先君與斯行皆獲交於先生斯行之歿先生銘其墓矣惟是先君之墓未有銘敢泣以請予以義不得辭也乃叙而銘之

君諱永昌汝勵其字也别號蒼雪翁世居廣昌之慶源曽祖原興仕元累官武德將軍祖仕和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著勞績官至廣東潮州衛千户考志通以貲雄於鄉母陳氏君少穎敏喜學問稍長與賢士大夫接聞見益博所居有水竹之勝静坐一室左右圖史焚香賦詩脩然有出塵之趣客至則延之中堂鳴琴彈碁封肴醲酒以為樂性喜施予遇貧乏者倒囊傾廩無恡色景泰中輸粟千石於官以備荒年賑濟有司以聞詔旌為

義民復其家成化初兩廣用兵君又出粟千石以充邊
餉事聞詔補君承事郎娶揭氏邑名家女也子男三長
即請銘者以納粟賜冠帶次曰阜曰慶皆揭出也曰奕
側室某氏出也女二壻曰某某孫男三曰賢一曰賢二
曰沂孫女十三皆為名家婦君生於洪武戊寅閏五月
廿七日卒於成化壬辰七月三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於某山之原嗚呼汝勵没矣清標雅度不復可見矣是
不可無銘也系之以銘曰

松楸蒼蒼靈秀泱泱體魄攸藏卜云孔臧勿毀勿傷曰
茲鄉望之玄堂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劉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降材鍾其粹美者固鮮能踐修以盡其才者
尤鮮才美矣踐修力矣而享年不永不底於大成是則
有命焉故吾於亡友劉君之死每咨嗟痛悼而歸之命
也君諱誠字敬之世家廣平之雞澤曾祖諱春祖諱辛
再世不仕考諱芳東平州學訓導累贈秀府長史母秦

氏累封宜人君賦質明粹自幼知向學不煩督勸弱冠
登進士第擢翰林院檢討輔導德王尋陞秀王府左長
史從王之國賜四品章服王薨改寧國同知仍食正四
品俸在郡有賢聲遷湖廣布政司叅議君成童時喪其
父悲哀毁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為童子師資束
脩為養既仕凡俸禄所入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每
有賔客宴會先具甘旨進母飲食之然後出待客終其
身以為常嘗以公事莅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

忽潛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君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長兄諧早喪事寡嫂敬而有禮仲兄誼為邑庠生每歲分俸以資之其孝友蓋天性也少從國子丞闞子與學易既登第窮探力索務求四聖之旨嘗謂焦贑易林專取納甲飛伏非聖法迺作周易衍辭其文奧雅深於易者韙之又取漢唐宋詔誥章表可為訓者作典謨遺旨楚漢以降詞人之作散見諸書君採其得三百之旨者作風雅遺音卲子皇極經世書自鄱陽傅氏後知之者

鮮君深究其理欲為之訓釋而未就也蔡氏洪範皇極內篇揲法不傳君精思潛玩遂得其法且為補其釋數之缺蓋其立志直欲與濂洛關閩諸儒同歸不欲以文辭名也其為長史以禮輔王多所啓沃作千秋日鑒録以獻王嘉納之及王就國汝寧在途淹留君上章諫王即兼程以進既抵國羣小欲毀孔子廟以廣王宮君力諫不可廟得不毀嘗講書西伯戡黎君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戡黎者文王也

君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尚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事於黎耳相與辨於王前王解之曰二先生皆先皇所選以輔予經義未明不嫌往復何遽見於辭色其思寇賈交懽之意君頓首謝其在寧國凡所設施務本安利其民不恃聲威以徼時譽上官或非之君自若也及在湖南所至教民築陂塘以備旱嚴保伍以防盜民有訟者輒引古誼喻之不加笞罰或譏其迂君曰吾道當如是也其居官廉俸禄之

外毫髮不妄取成化十六年六月疽發於背慮遺母憂有問者輒曰無傷也疾亟以手拊牀曰我死不足惜第念老母不獲終養耳遂卒是月廿有五日也享年四十有八卒之日囊無寸帛幾不能斂賴僚屬相率致賻乃克歸其喪先娶王氏生子曰叔忻繼娶張氏生二女不育君之弟詳暨叔忻扶君柩北歸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君先塋之次求余銘其墓嗟夫君之資禀如此其孝友如此其博學好古又如此其施於有政又如此然年

止於是位止於是豈非其命耶使天假之年其所就豈可量哉是可哀也系之以銘曰

禀之粹兮志之鋭兮探幽索賾求諸内兮車彭彭兮駟牡良兮瞻彼聖域期翺翔兮道阻修兮車忽仆兮命之不淑將安咎兮有封若屋君之藏兮壽雖不遐名孔彰兮

羅節婦陳氏墓誌銘

予讀詩三百十一篇得節婦一人焉曰共姜不以夫亡

而易其志又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得節婦一人焉曰紀叔姬不以國亡而廢其祀當是時去先王之世未遠女教之具猶有存者然詠於詩書於春秋僅二人焉矧後世去古逾遠女教以廢而女婦有以節稱如共姜叔姬者可不褒揚顯大以為世勸哉以予所聞若予邑羅節婦陳者其事可紀焉叙曰節婦諱某姓陳氏邑處士宗啓之女而羅君士綸之妻也歸羅氏數年有男二人女一人而士綸以疾卒節婦其年廿有八舅姑既老矣

而子俱幼節婦誓不二天以養老字孤為己任或諷之曰姑老子弱將疇依曷若再醮可托也節婦泣曰未亡人旦暮從良人於地下耳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者赧然乃晝夜紡績以給衣食舅姑歿竭力以營喪事二子既有知俾就外傅女則教以縷結紉縫之事擇名家而嫁之既又遣次子鏞邑庠補弟子員命之曰汝家故業儒勉自祗飭無隕先緒可也孀居三十餘年青燈素幌人所不堪而節婦甘焉卒全其志天順丁丑十月十有

七日遘疾而終明年正月庚申諸子奉節婦之匶窆於南豐後坑之原子二長曰邦次曰鏞也女適邑東隅蔡允制既葬之五年鏞充貢來京請予銘其墓嗟夫節義人之大閑也而鮮克蹈之若節婦者其視古之共姜叔姬有以異乎予觀世之君子平居自詫曰我丈夫也日以女婦則咈然怒及至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能不隳其節者鮮矣夫女婦之喪所天非特富貴貧賤比也而節婦不以窮苦易其心可謂難也已噫婉孌女子之所能

有偉丈夫所不及者叙而銘之豈獨為世之女婦勸哉

其銘曰

有挺者竹飄風摧之有猗者蘭嚴霜萎之竹有餘節蘭有餘芳兹石可泐兹銘不忘歸焉者丘過者其式爾節或虧爾面斯祀

故造士曾君子華墓誌銘

嗚呼此吾亡友子華之墓也予尚忍銘之耶始予弱冠補縣學弟子員時子華已先入學與黄君愈明吳君大

節王君士章李君斯和爲友日講詩書六藝以相劘切

子華性穎敏尤刻苦於學讀書或達曙不寐先儒傳疏

皆暗誦無遺者其爲文章理致淵永不爲琱鏤藻繪之

詞予少子華數歲子華不予鄙而友之予視其學之優

文之贍未嘗不駭且愧也後數年予與愈明大節士章

赴江西省試强子華行子華謝曰吾學未成也奚行爲

吾又嘆子華之志不安於小成也又三年予登進士第

歸見子華叩其學益博而精覽其文益雄而粹予又知

子華進學之篤不造其極不止也其明年子華赴試不偶益淬厲於學又明年予丁外艱歸為憸人所誣搆逮赴京師子華不避艱險凡可以直予之寃者靡不盡力焉又明年予之誣果白仍歸終喪聞子華當充貢赴京將行而喪其子又喪其妻子華亦病幾不起予又悵然哀子華之不幸也又明年子華與天下貢士試於闕下有司第其文置高等補南京國子監上舍生至南京未幾得疾竟卒嗚呼子華才且賢以天道言之宜其貴且

壽也以人事言之其掇科躋仕不難也今乃止於此此吾徒所以痛惜而不能已也子華諱暘姓曾氏世為廣昌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某氏子男一女一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將葬大節士章斯和合同門之士某某買石而礱之謂予曰子知子華者子華之銘非子其誰宜為嗚呼予於子華不忍銘也然懼後之人無以知子華之為人又不得不銘也乃叙而銘之以寫予哀以慰子華於地下銘曰

仁者不必壽兮壽者未必仁賢者不必貴兮貴者未必賢天之難忱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知子之道兮惟子之友徒為子而悲悼兮莫知所歸咎鐫辭於石兮詒諸永久子生有盡兮子名不朽

先夫人揭氏墓誌銘

天順八年秋七月十有二日皇帝制曰朕惟羣臣之才者固本於父訓亦必資母德焉存有褒榮歿有追贈此有國之通制也致仕吏部尚書何文淵妻揭氏乃刑部

陜西清吏司主事喬新之母端靜慈惠淑行可嘉有子能官祿不逮養泝惟所自宜錫褒榮令因子以推恩特從夫之秩命贈爾為夫人尚克承之永光幽壤喬新祇奉休命不勝感悼爰錄制辭遣子道同以牲醴告於先夫人之墓而燎焉既又考次夫人世系德範而刻之以示我後人嗚呼夫人諱昭姓揭氏漢安道侯之後或曰漢陽信侯之後世遠譜逸蓋不可考也曾祖諱德復嘉遯於鄉祖諱伯相博學善綴文紀於郡乘父諱淑聰以

樂善稱母符氏待制行中之裔也夫人幼有淑質端靜慈惠信有如聖制所褒者甫五歲而我外祖歿外祖母字而教之授以孝經小學語孟諸書昕夕誦習無稍怠諸母誚之曰若豈欲為女秀才耶舍女紅弗事而何誦習為夫人惕然乃晝習紉縫夜則然松明以誦書外祖母愛之特異諸女既笄以歸我先公家宰時我先祖正議府君已歿夫人事我先祖母太淑人克勤婦職太淑人性嚴夫人小心將事每得其歡心先公委己於學家

事有不暇計者夫人帥諸婢治酒漿供羞膳以至內外
宗姻歲時問遺筐筥細碎之事罔不畢給故先公無內
顧憂益得肆志問學先公為御史豪家有抵法者治之
急權貴交囑不可乃賄先公出以黃金二百四十鉄置
夫人前拜且請夫人正色叱諸僮收縛送御史臺治其
罪先公喜曰是足為吾妻矣先公為刑部侍郎奉使兩
淮還從吏有方圓者病且死貧無以斂夫人聞之惻然
請於先公買棺斂之且捐粟帛以賙其妻子先公一日

退食語夫人曰今日視事監生有呈文書者吾怪其瘠甚問之曰不食二日矣一子餒且死吾哀之顧未有以賙之者奈何夫人曰盍以昨所得俸鈔給之先公矍然曰汝言是也亟名監生至盡以俸鈔予之其父子藉是不餒死夫人初以先公貴封孺人進封淑人嘗以命婦入覲中宮有楮幣之賜珠翟霞帔出入有幃里巷歆豔而夫人恬然未嘗以是驕人接宗姻女婦益謙以和練衣蔬食不異平日生於洪武庚午八月三日歿於天順

戊寅六月三日以歿之明年冬十有二月葬於順化坪先公墓之右遵遺命也葬後五年始以喬新恩進封夫人子三曰宗曰端曰喬新以進士起家今為刑部郎中孫男曰會同大同仁同義同智同道同慶同亮同矩同孚同弼同孫女五曾孫男六曾孫女二嗚呼先夫人有關雎幽閒之德有葛覃勤儉之風待媵侍有小星之行撫諸子有鳲鳩之仁相我先公為國名臣誨不肖孤叨位朝著故能膺列聖之丕顯休命以數慶於後人雖國

風所詠圖史所傳何加焉不肖孤不敢稱道先德然懼子孫莫知慶澤所自故泣血書之揭於墓前在我後人歲時率諸婦上冢庶幾讀而興思以克有慶

先伯父稼軒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思字伯深姓何氏稼軒其別號也世系之詳具見於顯祖正議府君之碑先生少敦朴厭紛華獨好稼穡之事曰稼穡生之本也舍是弗務而從事浮靡其不戕性而敗德者鮮矣及見吾父冢宰登進士第仕寖寖

有聞喜曰吾弟躋美官牒不墜文定公舊業矣吾復何求當躬耕於野以樂吾生没吾齒而已於是卜築極高嶺之銀溪買田一區帥羣僮耕之公賦之外供祭祀宴賓客以及昏喪百為率於是取給田夫野老相過則取酒對酌酣嬉竟日不為畛域或幅巾杖屨徜徉東阡北陌間悠然自得中歲益自韜晦以家事付諸子足迹未嘗至城市縣大夫歲舉鄉飲請為上賓亦謝不往太守江侯慕其聲光躬造其廬請之乃一往臨焉常訓諸子

曰自吾先世家此鄉仕者勤詩書以植其業隱者力稼穡以樂其生若輩欲仕乎當如汝叔父可也欲隱乎如吾今日可也呰窳以偷生荒嬉而縱酒其不為匪人之歸者幾希諸子祗服弗敢違天順壬午十有一月朔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九以沒後二年甲申冬葬縣之赤岸里禮和車之原初娶李氏繼劉氏子三曰通曰庸曰寧女二黄永寧謝子敏其壻也孫男九顒顒顯傾懶顗頔顥顒孫女八昔豳風七月之詩歷陳農事周書

無逸之篇亦惓惓稼穡之艱難而兩漢盛時屢詔有司舉力田敦朴之士自世降俗偷生世胄者乃誕乃逸乃訕其先曰古之人無聞知嗚呼此世之嚚子憸孫所以隳其先業歟若先生者蓋古力田敦朴之流而得豳風無逸之遺意也先生既沒從子喬新述先生之志而銘之以示子孫俾無忘先德銘曰

原田膴膴黍稷與與我耕我耘我敢告劬秋焉築場冬焉納稼亟其趨時不我遑暇百穀既登歲事既成為酒

為饎以嘗以烝賔筵雍雍擊鼓逢逢樂此歲豐繇民之風嗟爾嗣孫毋敢荒逸祇適先猷眎此貞刻

先兄本茂墓誌銘

嗚呼先兄之歿且葬於兹二十年矣弟喬新嘗欲叙其生卒歲月行事之實而銘之每執筆淚輒潸然下終不能成章載念喬新髮已種種恐溘先朝露是終無以表先兄之懿行而抱恨於無窮乃抆淚而叙之先兄諱宗字本茂姓何氏世居盱之廣昌曾祖諱德源祖諱景榮

俱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考諱文淵累官資
德大夫正治上卿吏部尚書妣揭氏累贈夫人先兄幼
而穎敏好學髫齔通舉子業學成而不願仕縣令松江
趙侯昂欲補邑庠弟子員郡守濟寧楊侯誼欲舉經明
行修皆力辭不就家雖世禄而服用儉素如寒士先公
守温州徒步往省布衣繩屨往返數千里人不知其宦
家子也居鄉恂恂然人皆敬而愛之性喜書初師歐陽
率更晚兼顔柳之體邑之山鑱冢刻多出其手先公所

作雖片言單簡皆手錄其成帙無所遺嘗病縣誌散軼極力捜訪得舊誌於漆工家重加修輯而縣之文獻足徵焉先公歿居喪哀毀幾不能生縣之不逞者懷宿憾誣以罪先兄詣闕自陳下錦衣衛獄而逮諸弟就對典獄者察其誣奏遣使者覆之未至先兄遘疾藥餌罔功自度不起語喬新曰此寃不白吾將訴於上帝遂卒時天順三年四月某日也卒後一日使者至辨所誣無毫髪實遂抵誣者罪而先兄不及知矣嗚呼痛哉子會同

扶柩南歸以是歲冬十二月二十日葬於邑之南隅先
兄生於永樂庚寅二月十五日享年僅五十娶黄氏子
男四曾同大同仁同亮同女四壻曰黄德黄璣饒菘吴
敬孫男三豐璽璧孫女一先兄殁未數年而不逞者父
子兄弟相繼死鯤鰣遺胤自相吞噬豈非人弗能戮而
鬼戮之耶在禮父母之讐不共天兄弟之讎不共國喬
新與諸孤不能殄殲天地間之罪人也泣而銘曰
嗟吾兄兮孝且賢行之懿兮壽胡不延曷歸尤兮號蒼

天溪之南兮啓幽阡雖恥未雪兮增煩寃銘茲玄扃兮告曾玄

先兄本謙墓誌銘

先兄諱端字本謙姓何氏宋寶謨閣學士文定公坦之裔也曾祖德源贈吏部左侍郎祖景滎贈吏部左侍郎父文淵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母揭氏封淑人先兄幼而岐嶷髫齓時人皆以奇童目之少長好學無所不窺酷喜讀史資治通鑑旁及諸史未嘗釋手上下數千百

年興衰理亂之故將相忠邪之迹制度沿革之詳歷歷
如目前事問以己意論前世得失往往出於先儒所未
發每誦馬伏波之言曰凡植貨財貴能振施也否則守
錢虜耳故賑窮賙急常若不及鄉人有貸粟者歲久弗
能償病且死或曰盍索諸先兄憮然曰彼危亟若是固
君子所宜動心者忍索所負以重其憂乎乃遣人遺之
米肉藥餌且慰撫之其人賴以不死民有自他邑來傭
耕者綏之以恩民皆安焉忘其遷徙至有數十年弗歸

者嘗有佃者遺火延及倉廩蕩然靡有子遺其人惶懼將鬻子女以償先兄曰汝誤也非故也何以償為其輕財急義有古人之風類多如此先兄生於永樂丁酉正月二十三日卒於景泰癸酉七月十六日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桃竹坑之原娶黄氏有淑德子男四曰義同曰智同曰履同曰矩同女二曰才曰貞先兄既葬之明年弟喬新登進士第歸拜其墓慨宿草之凄然悲九原之不可作也乃叙而銘之其辭曰

赫奕我祖出自姬周歴漢及宋有公有侯於惟吾兄克承先祉維義是服維禮是履行之孔淑命胡不延奄其歸藏桃竹之原佳城鬱鬱德音秩秩嗟爾嗣孫勉焉繼述

從兄本盛墓誌銘

君諱通字本盛贈吏部左侍郎諱德源之曾孫贈監察御史加贈吏部左侍郎諱景榮之孫而處士稼軒先生伯深之子也母李氏娶揭氏子男三曰顒曰頎曰顗女

四曰錫鎰鈺錠生於永樂己丑五月十九日歿於景泰癸酉八月十二日以是年臘月二十二日葬於桃竹坑之原依祖壠也君自少倜儻不羈蒐獵子史議論英發有智策善辯說人有挾數用術者君先事揣情逆破其機械使不得發以故狙詐之徒皆畏服莫敢犯與人交不為崖岸久而益親嘗有姻黨為強暴所刼質者須白金二十兩則釋之其家無所有窘甚君捐金與之遂脫其戹而未嘗有自德之色叔父太保公於諸姪中特愛

之每語人曰扶持門戸不可無此兒也不幸遘疾以卒享年四十有六而已君歿之明年冬從弟喬新舉進士歸拜其墓而銘之銘曰

維先提刑顯於宋世垂休委祉延於後裔侃侃吾兄克篤其慶肯構肯堂遵彼周行木之方升工遽伐之年之未艾天遽奪之桃竹之原窆焉其藏昌昭厥後勒此銘章

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丘公墓誌銘

弘治八年春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公以疾卧家連章乞致仕優詔不允遣醫賜藥中官問疾賜食物是歲二月戊午薨於城東之私第訃聞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命禮部尚書倪岳左侍郎徐瓊諭祭葬及祥禫亦皆有祭遣官次第行之工部差官造墳又官其孫嵤尚寶司丞仍命行人宋愷護其喪歸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時喬新致政家居嵤遣使以公

門生翰林院編修蔣晃所述行狀求玄堂之銘且致其祖母夫人之言曰公治命也幸毋辭予憶在朝時公暇輒與公相過從論古今事得失公嘗語予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幸死則後死者銘之予曰諾哉意公言直戲耳别去四五年公猶不忘前言乃知非戲也嗚呼方今作者如林予何人敢銘公墓然欲固辭又負公久要之言乃叙而銘之公諱濬字仲深其先世家泉之晉江元季有官於䕫者遭亂不能歸遂占籍瓊山曾

祖諱均祿隱居不仕祖諱譜臨高縣醫學訓科考諱傳賢而蚤卒及公貴曾祖祖考皆贈官同於公曾祖妣李氏祖妣柯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初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書成擢翰林院編修憲宗皇帝即位初開經筵以公充講官有白金文綺之賜成化元年以九載秩滿陞侍講修英宗皇帝實錄成陞侍講學士丁母夫人憂解官歸服闋詣京復舊職奉命修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十三年陞國子監祭酒

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二十三年冬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皇帝實錄公為副總裁弘治四年八月實錄成加太子太保職如故是歲十月命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司制誥典機務公三上章辭上不允久之乃就職七年陞少保改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兼太子太保自始仕至今四十有二年矣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得信已之道不仕可也耆儒

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舉於鄉為廣東鄉試第一名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先生鎡深器重之為之延譽由是名益重景泰甲戌復試於禮部名在前列廷試第二甲第一名及選為庶吉士讀書秘閣自六經諸史九流箋疏之書古今詞人之詩文下至醫卜老釋之說靡不探究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碣銘誌序記辭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

雖以厚幣請之不與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乙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為然功過皆實書之執筆者謂黄竑易儲之奏出前工部尚書江淵史館多以為然公獨曰闢當時竑殺其兄為此覬免死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產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衆乃服兩廣用兵公上書李文達公具陳平寇方略文達繳上之詔以其策付總帥其後蠻寇削平用公

策為多時經生文士為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徼名公因考會試發策言之士乃知道以中庸為至詭異不足貴也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忠文公綜理微密則忠文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畧焉為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

言散見於傳注語錄學者猝未易求乃採其精切者彙為二十篇倣曾論語作朱子學的朱子通鑑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漢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今天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著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

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公尚書且命録其副付書坊刊行憲廟實録成賜白金八十兩羅段八表裏仍遷宮保踰月遂有入閣之命蓋簡在上心久矣公雖堅辭皆温詔勉飭不允所辭公在位務以寛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

部恚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輙黜之
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歲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
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
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
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未有貪暴實迹亦勿黜蓋用
公之言也醫官有因療疾出入公家者以失職憾冢宰
王公奏訐其短衆疑奏出公意科道以爲言上察其誣

待公益厚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義所未安必反覆辨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婀娜取悅自入閣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上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於門文臣承恩眷未有如公者先娶金氏繼娶吳氏皆封一品夫人子男二長曰敦吳夫人出博學工文章先公六年卒季曰京側室唐氏出女二適馮灝岑英孫男二長即當次甸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瓊臺吟稿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行於

世又作莊子直解未成公博極羣書有舉僻事問之則曰出某書某篇退取書閱之良是尤熟本朝典故樂爲學者道之纚纚如目前事公今已矣世豈復得斯人哉

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余襄公崔清獻公有聲於宋迨公而四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見於功業者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其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銘曰

嶺海之陬靈氣充塞挺生偉人翊我皇極其人伊何曰

惟文莊醇懿内實英華外彰乃官詞林乃登延閣乃侍經筵乃典國學穹碑厚碣輝映四方緗編青簡百世有光帝曰咨汝其代予言服休迓衡時惟汝賢公拜稽首臣老弗克寵命荐臨公乃就職公之在位調臑均平百吏奉法百度惟貞文為國華位登保傅天既生公奪之何遽立言則多蓄未盡施方策所存百世之思石麟峩峩南海之隩文莊之墳過者必肅

肇慶府通判李君斯和墓誌銘

斯和諱敏姓李氏世居廣昌之大村曾祖德潤祖仕傑父仲昻累世不仕皆以貲產雄於鄉母劉氏斯和生三歲仲昻以詿誤歿於京劉悲哀成疾亦歿斯和與其兄斯來傫然孤童鞠於伯父孟顒稍長克自樹立晝則理家事服官政夜則張燈讀書縣令聞其材召補邑庠生時年二十有八矣邑子弟多疑其年長無成者斯和益刻苦進學居數年以書經領江西丙子鄉薦會試春官不中始從予學予以斯和年長不敢當斯禮而斯和執

弟子禮益恭又兩試春官皆名在乙榜斯和鋭意取進士所學益博名隱隱起縉紳間大理寺卿王公通節於後進少所稱許獨奇斯和以為聰察强毅而有學者通政使張公允中延斯和於家以教其子久之吏部銓授肇慶府通判時兩廣獞獠相挻為變仕者皆憚往斯和毅然不少沮至則往謁巡撫都御史韓公雍韓公巡撫江西時素識之迎謂之曰是廣昌李生耶子佐肇慶吾不憂盜賊矣會瀧水猺寇掠郡境韓公檄斯和討之斯

和募民兵明斥候多間諜屢戰破之寇不敢犯者數年俄而寇陷德興又掠新興韓公檄斯和禦之俘斬千計賊大憤合諸洞入寇韓公亟檄斯和進討斯和請曰黠賊勢盛不可力爭願得便宜從事韓公許之斯和移兵先據要害不與之戰賊久駐無所得心益懈乃陰遣間使招之示以恩信蠻酋盤廣大首舉所部降斯和厚撫之羣寇聞之相率請降悉歸所掠以贖罪自是郡境晏然韓公上其功欲以為按察僉事分守高肇吏部持不

可遂止高要被水患民田淪於水者數萬頃租税皆里甲代輸民以是困斯和言於布政司差官履實具疏以聞得蠲虚糧數千石民甚德之條將楊廣屯兵於郡縱軍士掠奪為民患斯和械而治之廣怒誣斯和受降寇賂訟於督府時韓公已致仕都御史朱公代得訟牘愕然曰吾聞李通判良吏也寧有是哉逮其證佐鞫之無一事實者廣竟坐誣而還斯和職成化十四年秋斯和以疾求致仕巡按御史不許斯和請益切乃許之行

至南雄疾益甚遂卒時某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妻

子扶柩歸以某年月日葬於其鄉南莊之原斯和娶方

氏側室饒氏子男三濬哲文女三適同邑魏士哲揭文

孚揭學孫男九昌祺某某曾孫八奎某某葬後十餘年

文捧鄉貢進士曾椿所述行狀來乞銘嗚呼斯和吾老

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吾方期以遠大乃止於此乎

悲歎久矣乃為之銘曰

天之降才鮮得其全聰察强毅斯亦為賢嗟夫斯和聰

察足以炳幾强毅足以立事董兵治民為時能吏人皆華轄子終倅車賞不酧勞兹命也夫高原膴膴桓楹峩峩銘以昭之永世不磨

中憲大夫延安太守王公墓誌銘

予友太原王公彥昭以勁氣直節聞天下自為御史謇謇不自恤至貶縣令遷郡守其所以事上臨下者勁直不少衰士大夫識與不識聞其名皆知其為賢也成化十有七年予持憲節宣撫山西公殁且葬十餘年矣其

子綱知予與公為同年友以狀來乞銘嗚呼公予益友也不敢靳也顧不腆之辭不足使公不朽也公諱鑑彥昭其字也世家太原曾祖諱柔祖諱疇考諱吉甫世以醫名所全活甚衆妣龐氏貞靜婉淑宗姻稱賢公生有異質弱冠頎然寡言笑友朋有不善輒憤然斥之若將浼己補邑庠生屏居僧舍刻志於學景泰甲戌登進士第擢江南監察御史時康定皇帝在御公上章論時政多人所不敢言者士君子韙之巡按山東褒賢黜邪克舉

憲度事或艱大他使者局促若轅下駒公毅然為之不少顧避監山東鄉試防範嚴密莫敢干以私代還又命監禮部會試所得多知名士忠國公石亨矜功怙寵權傾中外公卒同列劾其罪坐是貶知膚施縣公怡然就道既抵官雖梗蘇枯誕宣惠澤民用大和先是縣氓劉大為盜所戕及其妻女莫知其主名公禱於神忽夢張網四維中繫一子旁有人曰此殺人賊也覺而思曰四維者羅字也中繫一子得非羅鎖兒乎密遣吏詗其姓

名果得之執詣縣一訊遽伏遂逭寘於法一縣稱為神明
未幾亨以罪敗或勸公自陳公曰亨既伏辜吾言亦行
矣陳冤以希進吾所恥也言者㨋伏遷知延安府時西
陲用兵供億繁苛公隨宜規畫民不告勞達官或以私
撓之公抗言不屈撓者輒曰王御史性氣猶在也部使
者上其治行詔賜以誥命且贈封其考妣及妻成化辛
卯以疾乞謝事郡人數千欲詣闕請留公力止之迺得
歸是歲十二月十九日終於家明年三月一日諸子奉

其匶葬於晉山之麓配趙氏封孺人側室張氏子男三長即絅以納粟冠帶次縉次綬女二長適陽曲張勉次適同邑張瀛孫男七文奎文璧文寶文星文登文澄文顯女四曽孫男二曰淮曰漢嗚呼公自少至老中更憂患而勁氣直節始終如一可謂賢矣銘曰

嗚呼彥昭剛以直也匪激匪訐繩讒慝也觸禍阽身匪吾感也出宰劇邑敷惠澤也維盜與奸遁且革也皇有寵命專城陟也朱幡熊轓何烜奕也彼宦者郎維所息

也我懷若人心孔盡也曷以表之銘玄石也

亡壻揭生墓誌銘

吾女京年十有九適東園揭生既歸一年而生病又一年生以疾卒時成化壬辰正月十有六日也京守志撫孤十有八年是為弘治二年遣嗣子昭走京師請於吾曰亡夫不幸蚤逝不克振耀於時以副大人之望兒撫育遺孤不敢辱内外親令孤壯且有二甥矣惟亡夫之窆未有銘兒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湮沒無傳惟大人

哀而銘之以垂示其子若孫已夫有知亦將瞑目於九泉矣敢泣以請吾失聲哭曰吾忍銘吾壻也夫始吾歸以女固望其振耀以為內外親之光也而遽止於此奚忍銘雖然吾女之請也父子之情不忍違乃抆淚而銘之生名誠字文誠其先有史定者仕粵為揭陽令漢兵伐粵定以邑降封安道侯子孫以邑氏江廣比境凡揭氏家江右者皆祖安道而望潮陽生實其裔也曾祖啓宗有德操縣志記焉祖仲雍博學善談論鄉人以先生

稱之父尚祺勤身飭行不愧其家者也母賴氏婦道母
儀稱於宗戚生幼岐嶷方十餘歲頎然若弁敏而嗜學
每旦挾册入社學遇吾於道輒拱立俟吾過乃行吾奇
之意生必能亢其宗欲託以女會媒氏來請遂許以京
妻之為其少未成婚居無何尚祺暨賴相繼卒生以孤
童外應賦役内經理其家指麾僮奴若老成人事祖事
祖母皆得其懽心時吾為秋官郎自鄉來者皆賀吾得
佳壻及吾佐閩臺生已免喪乃成婚焉生益自砥礪思

植其身以紹其先美竟以勞瘁得疾而歿嗚呼此其命也夫初生疾甚語京曰吾無子吾兄之子可為吾嗣汝其撫之京泣而如命即昭也以卒之冬葬邑之揭坊邑小港蟠龍岡之原一女瑞未晬而死昭有二子曰滙曰瀠嗚呼生頴敏且淑有志不遂可哀也已銘曰

汝年雖短汝行無愆汝宗有承汝奚憾焉龍岡之原形勢蚍蜒尚庇汝後瓜瓞綿綿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

公墓誌銘

弘治二年冬十月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四明楊公以疾卧家病亟屬其弟翰林侍讀維立及其子刑部主事茂仁曰吾學至為君子吾仕登三品吾年邁六袠夫復何憾惟受令天子厚恩未能報先祖栖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生平所友皆天下名士惟太宰王廷貴司寇何廷秀少宰劉紹和相知最深我死可請廷貴為神道碑廷秀為墓誌銘紹和為傳

庶幾傳後不誣越二日端坐而逝是月壬寅也享年六十有五訃聞天子嗟悼賜謚文懿命禮部致祭工部遣官治葬事又越月維立狀公行與茂仁求予銘予謝非其人維立曰先兄治命也不敢違予固辭不獲乃敘而銘之公諱守陳字維新世家鄞之鏡川曽祖諱浩卿富而勇於義祖諱範學行卓然為時名儒學者宗之即栖芸也考諱自懲克傳家學官止泉州司倉累贈翰林侍講學士母張氏封太孺人追贈宜人初孺人方娠夢大

星煜然入懷及生公天庭有黑子七宛類北斗見者異之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長習舉子業所作詞理兼優夐出倫輩四方學者往往傳録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為式景泰庚午試浙省為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得盡讀中秘書由是學益博文益有名未幾學士府君卒於泉解官歸持服繼丁棲芸先生憂又丁祖母朱夫人憂在喪七年居廬讀禮有所得作禮記周禮儀禮私抄繼而旁讀羣

經悟先儒註釋不能無失者又作孝經大學中庸論孟尚書周易春秋詩私抄皆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其於諸儒之傳惟是之從附以己見有不合者雖濂洛關閩大儒之說不苟徇也天順二年服闋至京授翰林編修預修大明一統志尋被命授徒內侍省公辭不許則嚴教規正師道雖素貴幸者皆肅然承教罔敢肆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以選為講官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成化二年陞侍講英宗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賜白金三

十兩文綺六公在講筵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名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肆情嬖艷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

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惟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公卿侍講筵者退相語曰真講官也其他日進講因事開陳多此類八年遷侍講學士校正通鑑綱目賜楮幣五百貫預修宋元通鑑綱目書未成以太孺人喪去上念公勸講歲久命禮部遣官諭祭太孺人七品命婦例無賜祭者公所被蓋特恩也服除還任公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退處未嘗求進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

私於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士大夫至今傳誦其言今天子在春宮公日侍講讀以文華大訓成賜楮幣千貫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上既嗣位例遷宮寮執政擬公南京吏部右侍郎上覽之取御筆塗南京二字而下之時起三原王公宗貫為吏部尚書而劉公紹和與公為左右侍郎三公協心為政相得甚懽凡黜陟人才公於其人忠邪易憸愿姦侃侃言之不以為嫌王公知公好惡無私

𡨧皆聽用故當時所用舍天下以為當憲宗升祔禮官議尊德祖為始祖而不遷公言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我太祖皇帝起布衣肇造區夏功莫大焉今宜別立廟以祀德懿僖三祖而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正太祖南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時議雖不從然知禮者是之弘治元年春二月公上疏請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畧謂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修憲宗

實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部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已而嗜進者以訐為直誣詆大臣君子不自安公歎曰吾可久處此耶乃疏乞致仕且曰史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況臣迂疎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痾林下以盡餘年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請内難其後史臣不紀

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没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羣臣章疏有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之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有識深以為恨初金星犯進賢占者以為賢人厄既而公果卒蓋其應也公娶丁氏淑德懿行九族稱賢以公貴累封宜人三子長茂元累官湖廣按察司副使次茂貞蚤卒

次即茂仁孫男七曰美珩美璜美琚美瑀美球美琳美琅孫女三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居家孝友天至處朋友信義尤篤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者至其所執則毅然不可撓蓋質美而充之以學也公之學自六經諸子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說外至山經地志星歷釋老稗官紀錄之書靡不搜覽其為文必本於經雄麗精深諤然仁義之言讀其文知其為君子也其校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詞詩卷

耳乃大夫行役者之作大學本末一章乃治國平天下之傳禮喪大記一篇乃儀禮經文皆超然獨見先儒論議未嘗及是也所著有諸經私抄其雜著詩文有晉菴稿鏡川稿東觀稿桂坊稿金坡稿銓部稿凡數百卷同考禮部進士者一考京闈貢士者再所取多知名士予為刑部員外郎時公偶見予文亟加稱賞遂與定交每相見輒以名節相砥礪予嘗治大獄牾權貴意幾中奇禍衆皆尤予不知變公獨曰丈夫當如是也及予忝從

六御後遇事艱大者或縮恧不果為公輒正色曰廷秀亦爾耶予未嘗不愧謝公嘗屬予叙其所作桂坊稿臨終又委以銘其墓嗚呼公之知我深矣雖自知不文然情不能已故撰次而系以銘忘其叙述之陋也其詞曰皇簉耿命文治聿興名儒繼作黼藻太平猗與楊公奮起東粤有德有言允追往哲其德伊何温粹而文其言伊何出入典墳論經石渠紬書東觀玉牒瑤編著述有煥勸講文華獻納雍容稽經訂史以牖帝聰既登宰輔

舉直黜枉維公維明吾誰仇黨有弟有子濟美聯芳譬筍申申世孰與抗立言則多施用未既天不慭遺遽茲長逝帝念舊學節惠孔嘉在昔先民得此幾何高墳峩峩貞石有紀嗚呼文懿其藏在此

亡弟喬福墓誌銘

亡弟喬福生於宣德乙卯十一月五日歿於成化癸卯十月三十日以歿之三年十一月十有三日葬邑之文會里楊梅山之麓堪輿家以為狀如鳳凰鼓翮故名曰

鳳岡之阡既葬子璵同來乞銘嗚呼吾弟之亡也吾方
在朝不得視其殮其葬也又不得臨其穴銘又何辭吾
弟字廷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諱某之第五子也世
系具見於先公之碑母揭氏贈夫人生母張氏廷錫生
而清癯稍長穎敏異甚讀書不事章句隨所喜閲之數
過輒成誦率其意為歌詩亦皆可取暇日寫花竹水石
禽魚皆臻其妙墨竹尤佳評者以為夏太常之後獨步
當世求者紛至然不自貴重雖田夫村叟無少靳晚精

草書得顛素筆法性坦夷不以世故縈心與人處不為町畦於財利澹然有餘輒斥散之不為積斂計嘗作義倉以賑鄰之貧者陶人有客死不能葬者施棺以歛而瘞之鄉之子弟有好學而貧不能具束脩者捐貲以助之對酒輒歌呼以為樂或非之笑曰吾任吾真而已嘗作屋溪南甃以白瓴四壁圬以堊名曰雪洞日嘯咏其間及得疾且亟宗戚有問候者握手談笑如平時曰死生猶晝夜耳吾何懼哉其曠達如此娶符氏處士希進

女也先三年卒側室陳氏男一即璵同女一適揭贊孫男二曰壄曰壂孫女四玉秀金藻俱在室嗚呼吾弟脩然物外以樂其天不知名利為何物可謂達已銘曰

平居怡怡接物熙熙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况肯事鉤距而蹈險巇乎有歸玆岡若鳳之飛爰啓幽宅百世無隳爰昌示厥後銘以貞之

椒邱文集卷三十